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夙惠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
韙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
聖人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
穎脫者最易爲善夫旣易爲善則亦易爲惡在所以
養之耳後人不論所養而槩責之早慧吁可怪哉

陳咸小時父萬年嘗召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
風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

萬年因不復言

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黃文彊小時家貧都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色養博

通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為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

童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九歲失母哀毀殆不免喪十二太守劉護召署門下孝子家

業虛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桓麟年十二

張隲文士傳曰桓麟字元龍精鑿好學

在伯父太尉坐

范曄

後漢書曰桓焉字叔元沛郡龍亢人父郁祖榮皆以經學顯名焉位至太尉

太尉告客曰

此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

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應聲荅曰邈矣

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

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

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

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

月之初

東觀漢記曰黃琰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琰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司徒盛允有疾黃太尉

瓊

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

賊事副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

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

拂衣辭去

孔北海

孔融

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

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堦劉玄德從西堦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行風俗見而竒

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子魚慙謝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見幼童若此者張勃吳錄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道之畧當時之務權欽容敬焉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以終不為已用害之時年二十九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迹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擢太子輔義都尉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

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
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
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
不知而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
任為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

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俱童少知名嘗同**
日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

時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
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

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
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

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
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

拜建義校尉**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

渴甚矣夫驥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

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

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

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

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賦成而後

坐據大笑悅

何平叔小時魏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於魏宮至七

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持遊

觀令與諸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止

則獨立或問其故荅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

板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

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

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

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

光令照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

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

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張光祿

張永

嘗携内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

歲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正禮荅曰兒正欲枕石漱

流

王養

王泰小字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

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和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

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

與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書曰王僧孺字僧

孺東海郟人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淮宋司徒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

貧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歷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

徐陵

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

之顏回

蕭建平

梁書曰蕭大球字仁珽簡文帝子封建平王

明惠夙成高祖歸心

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

時建平年七歲聞之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

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

其明悟如此

索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

暫休索荅曰尊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南史曰索君正字世忠陳郡陽

夏人祖顛雍州刺史父昂尚書令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

筠竒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

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

便有佳致

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瓊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

位太子洗馬陳二入隋為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

倕已見陳書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

權梁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

倕問五經十

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

南史曰寄字次安少聰敏

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棲遁志弱冠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陳寶應據閩得寄甚喜承

聖中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於

門嘲寄云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魏宗室元子和

魏收魏書曰元順字子和文宣王澄之子

九歲時師事樂

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
日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文宣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何妥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貨雇之雇爲新

故之故

李德林幼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

也

蘇瓌初未知頰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頰擁篲庭
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云指如
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與客淹留言
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瓌備言其
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
有人獻兔懸於廊廡瓌召頰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
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
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
駱驛皆出於頰時稱小許公

蘇頰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頰方誦庾信枯樹賦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
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
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

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
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
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
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
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

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劔南西川節度使

蘇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禁中有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

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竒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李衛公

李德裕已見

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

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
誓問柰何以臣伐君貞公荅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
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高郢

已見 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

卷二

楊大年

楊億已見

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

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
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
歎賞久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

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
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竒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
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
何大驚即易之

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至大中授

集賢學士

賢媛第十七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
孟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
敢輕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虜庭

君子耻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

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范曄後漢書曰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時棄冠帶

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

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

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

棄去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

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

士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廉者不受嗟來

之食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載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

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况拾遺求利以

汗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索隗妻馬倫是季長女

馬融已見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

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

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

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

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

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

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

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

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蔡文姬自匈奴歸後適董都尉董犯法當刑

董祀為屯田都

尉文姬自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

者滿堂曹公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

之及文姬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

哀眾為改容曹公曰誠為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

姬曰明公廢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不濟

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特原祀

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

姬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

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
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
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
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
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
乃拔刃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窓梳頭未竟李姿貌
端麗見主來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
惋主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
續晉

陽秋曰温尚明帝
女南康長公主

謝鎮西謝尚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

不嫁邾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

終身不與曇言晉書曰邾曇字重熙邾鹽弟
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王江州王凝之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名道韞娶居會

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

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夫人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

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

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

所問殊開人心胸

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

重其言 而巳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人元嘉五年拜淮

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

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

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

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

適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

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儻弱婦人不知今段遂

能剛正如此

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

會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

以比梁鴻妻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

未詳 吳郡張嶷

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相東王長史

南史曰張嶷字 東海徐悱

刻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

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常於

閣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

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

已為清吏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荅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毋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

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嚔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耶豈忍使其妻

與群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

亦憫惻為之罷戲

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宮中女優有弄假官

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

元相

元載已見

得罪後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

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

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范攄雲溪

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

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壻則載妻爲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鷲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人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爲誰安平曰劉郎聲音上大喜安平不妒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皆戎服庭趨峘以前輩耻爲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爲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乃以客禮見映映深以爲憾以事奏貶峘爲衢州別駕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揜而築之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狎衙忤意杖殺之軍中
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
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
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嚼羞入地何以見汝先
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
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中和間時溥旣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
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
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
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

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
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
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
祖慎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

姊

或云即魏氏長公主

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

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
太祖默然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
徒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

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以此汗先君清德趙倅成伯
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榜於門
壁付之守吏無毫髮損二女潔廉如此又文筆議論
皆士人所不逮後清獻以子姓妻之

容止第十八

珠藏淵而川暉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發雖重波
積壤何能掩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
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

吳地記曰陸闕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

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謝承後漢書曰

陸闕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素紹崔豹之徒雖

為將帥猶著練巾

管幼安在家恒著皂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襄陽記曰劉季

和性愛香嘗上廁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頻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
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著恰

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間肴膳皆沾汗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論辯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從事初到脩謁左右皆笑

既出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

聽令勿推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耽古篤學家貧不問產業誦讀

典籍欣然獨笑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命為勸學從事亮卒周聞問即便奔赴尋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益部者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鑿茲顯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絕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是神仙之類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魏陽元

魏舒已見

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

叅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陸平原兄弟初入洛見張茂先張問平原雲何以不來平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茂先茂先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纏須雲見而大笑不

能自已

陸士龍好笑嘗著縷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衛玠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

家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

皆出其轅下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

給之

庾太尉

庾亮

兄弟初渡江行人有避雨者悉聚廳

事上征西車騎

庾翼庾冰

自譬遣之不肯去太尉新

沐頭散髮高詠從閣內出向人奔迸走去莫有留者

諸人要阮光祿

阮裕

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

其面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

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

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潜然而泣桓問其

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

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

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頗偏

釋道安習鑿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景仁至性整潔居宇淨在坐輒唾左右人衣事

畢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珪璧等質

王令明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王徐

起去姿制不異常日

王思遠已見立身簡潔客有詣之者覘知衣服垢穢

方便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鄰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賜之

南史曰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

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

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褚太宰

褚淵已見

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

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

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王景文

王或已見

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

風流可悅乃舖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

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

此人

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張景胤

張敷已見

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手曰念相聞餘

響久之不絕

張思曼

張緒已見

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

在宗廟

張思光

融

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

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張長史

融

形貌短陋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

寬殆將至，酪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梁武平建鄴朝士，造之獨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謝。景滌時年二十，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大父瀟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為

吳興太守

張都尉

張續已見

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

爽發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

衣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

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

冠尚齊武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歷官侍中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設祖勝流，畢集顯懸帛十疋，約

曰：險衣來者以賞之。眾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

顯曰：將有甚於此者。既而周弘正著綠絲布袴，軒昂

而至，折標取帛。

陶隱居

弘景

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

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徐孝穆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

李特進

李嶠

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

待之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摺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

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玄宗召李白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路侍中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邊咸日以技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又善巾裏蜀人見必效之後自剪紗巾之脚以異於眾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

朱泚之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

疑

劉昫唐書曰裴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佖清勁温

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采如玉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

之珍也

劉昫唐書曰崔遠博陵安平人祖璵兵部侍郎父澹吏部侍郎遠仕至右僕射從昭宗東遷柳璨希朱全忠旨貶白州長史被害於白馬驛

趙匡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

衣中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

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蘇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

觥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

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欹仄至於終

日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

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

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欹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

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東都事畧曰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

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光舉安世

充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官左諫議大夫後除名羈管峽州

黃太史

庭堅

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

停轉

黃太史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呂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趙文敏公

趙孟頫已見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

光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

振拂齋閣前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二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自新第十九

堯舜尚不能無過今之庸衆人廼曰我無過是果堯舜之弗若歟故人之遂其過乃至沒其身而不悔惜哉是以聖人重改過其稱顏子之好學曰不貳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嗚呼後之人有過而能自知又不難於自新亦庶幾孔子之徒矣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

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

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范曄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

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
召補吏選爲亭長暮年稱大化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
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
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

王藍田

述

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

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

奕去始復坐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
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
玉卿比看景秀否荅曰數徃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
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
之

到茂謙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
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文遊庖厨豐腆多
致賓客愛姬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以怨望

下獄減死輸作尚方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

南史曰到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彥之之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仕齊至五兵尚書

張延符張充別見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

始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

思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

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

來歲終身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

番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為名士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

舉蔡蘧一作蘧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

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

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

稱三國典畧曰蕭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官雍州刺史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

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

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

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許假書研習聞見

日優北史曰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

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特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
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
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憚厚
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
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
幾致治平

術解第二十

夫術小數也然觀其變幻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嗚
呼亦神矣况君子學道苟至於精義入神則其妙又
曷可勝窮耶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
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闢發機外有八龍首銜
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

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

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

蔡中郎

蔡邕已見

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

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
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
素爲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
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

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

之矣

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

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

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

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

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

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典

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

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

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

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管公明

管輅已見

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

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嗤

公明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
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
傾注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
絃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姓名不對當
時疑其是伯喈後中散亡時亦被極梏

吳未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

雷

煥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
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
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

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
曜煒燁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
章臨亡戒其子恒以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
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

魏帝殿前大鍾不扣自鳴人皆震駭眾以問張茂先
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事
如茂先言

葛稚川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

又精辯玄贖析理入微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
遠行尋師剋期便發鄧得疏狼狽往別而葛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去

郭景純郭璞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郭投策歎

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大將軍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

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世云敦善

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晉陽秋曰王應字安期舍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 誅貳伏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

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

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裏兒出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

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

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

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辨疑滯皆闇若符契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具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常以絮塞之夜欲讀書則拔去絮孔中出光一室洞明

鳩摩羅什

已見

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

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令人多愆忤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南史曰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

孤其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雨驟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而還道愍心動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聞者莫不揮淚仕齊至射聲校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

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南史曰褚澄字

彦道褚彦回之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

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

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

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來謝忽然不見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

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

徐道度療疾道度是秋夫子

徐之才善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

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

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

莢張太素齊書曰徐之才字茂卿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

遺之曰習此子孫當以道術救世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父雄代傳其術號為神明之才

幼而俊發尤為精敏仕梁為豫章王鎮東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梁為魏所獲既羈旅以

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王公貴人爭饋之稍遷散騎常侍

齊梁間有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嘗患背癰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稍稍長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嘗有人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見之曰此人痛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墓見髑髏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曰日奏云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之議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

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旣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

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趙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

雷亦一時俊決

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

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于貞觀十年

許胤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

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

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索客師

袁天綱子名客師

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

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

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

子是婁師德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

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

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眾樂遂和

劉响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

配流嶺南

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

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

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恐是魃魅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墮於階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醲醞也衆笑飲之其味甚佳咸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劉珣唐書曰葉法善括蒼人三代為道士皆有攝養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徵詣京師先天中封越國公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於

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布

囊戒令其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

囊携來至晡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寘於大甕

中密覆封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忽

不見帝以問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太史奏

北斗復見如故

劉珣唐書曰一行姓張氏魏州昌樂人

都督公謹之孫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書崇曰此書

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遠見還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行玄圖及義

決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談其奧曠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由是大知名

客以按樂圖示王右丞右丞徐曰此霓裳第二疊最
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讓皇憲曰曲雖
佳然宮麗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
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

讓皇
已見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
滿

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引錄之此人哀鳴曰某有

薄藝願於貴人前試之問之乃長嘯也因命釋械俄
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
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李贇皇

李德裕
已見

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

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
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
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
敢隱

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
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

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晁文元公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張僕射

齊賢

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

王欽若

於錢

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踖門下厲聲詬閣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其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

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東都事

易字希白吳越國王侑之子十七舉進士言者以其輕俊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劔南不果真宗朝擢知制誥遷

翰林學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

麗以示吳正肅吳育已見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

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

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

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

蔡君謨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

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

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

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

謨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

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東都事畧曰蔡襄字君謨與化軍仙游人為著

作佐郎時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得改英州襄為政清明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

賈師憲微時賈似道已見嘗出遊湖山小憇棲霞嶺一布

裘道者瞪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

下賈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

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
其後悉驗

女里安涅烈袞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

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遼史曰女里安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

宮人應曆初為習馬不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祗也葬爾

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

李國用自北來杭輟耕錄曰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

世稱神明傲岸陵物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有字退樂者

設早饌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列坐不得

其一言時趙文敏公在杭人稱為七司戶與謝媼戚

屈來同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坐客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

名聞四海後皆如其言

李國用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世祖命即其軍中望

氣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

氣襄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

陽

吾子行吾衍已見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

自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鍾鏡問之客言其

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罇鍾擊之罇

形弇其音涵洩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園此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罇耳客乃服

巧藝第二十一

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非君子所先也然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至以博奕為賢於無所用心則亦豈聖人之所廢哉余觀莊生言宋元君將畫圖一畫史後至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衣磐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後世稱王維之畫為天機所到嗚呼夫能遺人而後可以全於天是豈維藝

哉進於道矣他如輪扁之輪郢人之斤庖丁之解牛皆所謂遺人以全天者也苟僅能執繩墨守途轍而不失者是工徒之厮役也曷足以言藝哉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篆父駟子玉官

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素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

隱謂之草賢瑗子寔字子真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芝弟

祖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

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
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
也作並善草書而魏武亞之桓君山桓譚蔡伯喈蔡邕

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三人未詳諸人善圍棋

魏武皆與埒能

魏文帝善彈棋能盡其巧嘗云京師先工有馬合鄉

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魏文帝善擊劍嘗與征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

飲宴鄧自言善有手臂習兵能空手入白刃因求與

魏文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

三中其臂

晉世羊曇善唱樂桓子野善挽歌二人已見及素山松作

行路難曲時人謂之三絕晉中興書曰山松陳郡人

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
吳國內史孫恩亂見害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

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

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

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

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

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

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材婉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駱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
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
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衡陽王

義季

鎮京口戴顓衣野服為王鼓琴並新聲

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聞之嘗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戴好音常給正聲伎一部

宗敬微

測

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

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羊玄保善奕棋何尚之亦雅好棋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坐何尚之請曰胤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

術不絕上不許時人痛絕之

江左能碁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太祖嘗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自漢時已有佛像而形制未工宋戴顓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

不能改顛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遂除

宋孝武賜何戡蟬雀扇乃顧景秀所畫同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後齊高帝好畫扇戡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劉瑱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倩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倩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奶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故宜

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

蕭子顯齊書曰瑱字士温劉繪弟也善畫

婦人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並為當世第一瑱仕齊至義興太守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

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

陳書曰顧野王字希

馮吳郡吳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後仕陳至黃門侍郎
王褒書贊 周書曰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仕南朝褒識

量淹通博覽史傳除秘書郎蕭子雲特善草隸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入周仕至開府儀同三司時人稱為二絕

鄭述祖聰敏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

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

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

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王右丞王維已見畫思入神其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

以為天機所到非學可及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三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弁註

企羨第二十二

夫自賢者日損見人之賢者日益夫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善寧有窮乎故曰好善優於天下不虛耳

趙文楚拜東海相道經滎陽縣令曹嵩是文楚故孝廉迎路謁候文楚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文楚畢辭歸

范曄後漢書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

孝行州郡舉孝廉不就後舉有道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

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

父黨風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俟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李元禮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為登龍門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

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

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

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郭林宗聲望顯重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露折二國學士著

巾莫不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

荀慈明荀爽嘗就謁李元禮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

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孔北海

孔融已見

深重鄭康成

鄭玄已見

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

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

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

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

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殷芸

小說曰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則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

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

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魏文帝大重虞仲翔仲翔在吳帝令設虛坐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為墟父老猶稱嵇

公竹林

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為田墟時有遺竹

裴國寶

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雋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

荀方五陳入裴方八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見者無

不修敬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

晉諸公贊曰王綬字萬子辟太

尉掾不就年十九卒

晉書曰萬子

萬子父安豐

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綏綏自知國寶

廣陵戴若思戴淵已見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周僕

射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

謝公少有美譽時多慕愛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

公公問其歸資荅云有蒲葵扇五萬公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太傅能為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

其詠而弗能及恒以手捉鼻為之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帝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

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謝混小字奉璽紱帝亦歎曰吾

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張鏡已見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

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

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

此不復酣叫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

地拂牀而去南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

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散騎常侍

王仲寶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

語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何思澄已見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

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已見欲造阮居士阮孝緒已見而不敢嘗至其兄

履之許輒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元文若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魏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宣

武朝高肇擅國肇拜司徒日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

肇綽顧視不見軌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温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臯寫温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見之歎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歡譁崔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歎作洪鍾曾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李神雋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語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

人傷懷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恹恹惶惶徒為勞耳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貞素徒與相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

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索靖

所書

羊情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

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

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

之留宿其下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

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

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崔湜甚重陸象先太平公主謀引崔為相崔曰陸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爾者湜敢辭主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倪設餞于路因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蘇司業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元德秀已見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

殷直清達於名理撫言曰殷寅字直清陳郡人自恨言理少對以未嘗面劉慎虛嘗想見其人

張嘉貞為相閱堂按見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曰穎士常使

一傭僕名杜亮獨孤郁是權相壻歷掌綸誥有美名憲宗常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何氏五集卷之三
七
意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系亡後南安人猶思之爲立小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段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於此俗稱之爲段公讀書臺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劉昫唐書曰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好讀書攻詩爲文常自負經緯才畧爲湖州刺史

入拜中書舍人

文宗常戚戚不樂一日幸三殿東亭見橫廊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修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暨萊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使者與坐歷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

起樓臺相公

王聖塗灑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漬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

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東都事畧曰王質字子野巨猶子也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知荆南府為政有惠愛召為史館修撰拜天章閣待制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

碑上曰千佛名經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語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陳無已已見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

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

曾南豐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

人燒也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說之字以道文人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

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紹聖中除中書舍人以論不合去國

唐侍御以論錢尚書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為空孝宗

知之歎曰遂為唐氏百年口實周公瑾癸辛雜識曰唐仲友之父侍御堯

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除副端
有直聲嘗論錢尚書左遷小龍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

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

班列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

明宋史曰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遊太學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官給事中假學士使金

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至命師點退位

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

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不敢復

以為請使還有言其事於上上嘉歎不已

承暉生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

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曰承暉字維明好學淹貫經史五經皆經師授謹守力行不為虛文累官中都留守元兵至中都失守仰藥而死

趙文敏公趙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

學士承旨求致仕去文敏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

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寵禮第二十三

何良俊曰今郡縣不請士宰相不俛眉之日久矣昔

孔子當春秋間齊魯陳衛之君聘問接轍其道雖不

得大行然不可謂不知之也世猶悲其不遇使生於

今之世苟非守章句擢甲科曾不得與士之最下者

齒安望其若此哉三代之風逝哉邈矣東漢猶有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之言或者東漢去古未遠夫

以秦檜之當國猶能優一陸士規時宋室雖季非無
多聞懿實之士奈何其所禮者特文華浮競之徒卒
之挾勢贖賄而後之不欲下士者遂為口實夫天道
下濟而光明上不下交世漸否塞徒使有志之士憤
慨盈襟嗚呼斯豈特在上者之過哉

趙元叔舉郡上計到都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

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
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
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
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
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
消一砥疇結駟正色徒行嫗媪名勢撫拍豪強偃蹇

反俗立致咎殃捷懼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
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與實執政之
匪賢女謂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
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
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積薪而
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
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
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
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
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順風激蕪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憂北堂上抗麟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
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
此是命矣夫
時司徒素逢受計
范曄後漢書曰素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
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
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
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
莫敢仰視趙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

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趙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
揖三公何詎怪哉逢歛衽下堂延置上坐顧語坐客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
分坐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

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

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

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

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

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

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
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
著書三十餘
篇名潛夫論

李元禮恒以疾不送迎賓客積二十日乃一通客惟

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為爾汝

交

張騰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
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

邴根矩

邴原

在魏為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還住

昌國宴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中諸君必來迎

今日明日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頃之而

根矩先到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迎謂根

矩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乃遠自降屈誠副饑渴之懷

王仲宣初入長安蔡中郎見而奇之時蔡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仲宣在門倒屣迎之仲宣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蔡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父謙皆有名漢世粲避亂依荊州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侏不甚重也表卒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劉南郡 劉肇 貽王濬冲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

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猶少之帝謂諸人

曰以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 謝鯤 王平子時在敦坐見

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 晉書曰王尼字仲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

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 時泰

山胡母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輿潁川

荀邃河東裴遐 五人並已見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

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 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門

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持羊酒來孝

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入就馬廄下與孝孫炙羊
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
假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
中軍曰今以遺汝

明帝嘗引紀思遠於廣室慨然憂天下言社稷之臣
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紀議擬辭避

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晉書曰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

亮吳尚書令瞻少以方直知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去官不聽加散騎常侍王敦作逆帝使謂之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桓宣武取羅君章羅含已見為別駕以廨寺喧雜非靜默

所居乃於城西小洲上更立茅屋竹果蔭宇伐木為
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
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氅裘履板而
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荀令則為征北將軍褚公褚哀長史既到褚公謂叅

佐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
之

王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別晡許府家往瓦棺寺設幔屋竟一寺東亭至汰公為設豆藿糜汰公自啖一大堰東亭難汰公遂強進半堰須臾東亭行帳設名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脩已見王右軍在郡迎敬

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風雨亦

不以車也周祇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

亦得世譽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

最好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

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

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

所無君何近比黃柑即引甲為賓客

車武子與吳隱之已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

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

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

育郡主簿胤少為王胡之所知及長風姿美劭幾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

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沈約宋書

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戲謝混一見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語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羊敬元嘗詣謝領軍混謝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謝混襲封望蔡侯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廬陵王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

靈運瑯琊顏延之沙門慧琳弘明集何承天曰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

並周旋異常都督徐羨之嫌其睚狎過甚嘗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王禧玉王球已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

入直江夏王義恭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

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

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

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云茶茗焉

王僕射王儉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

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素

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

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

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

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

年少窺人

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

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范尚書

范雲

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鄱陽

王曰

南史曰臨川名宏鄱陽名恢武帝二弟也

我與范尚書少便親善申

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遂革汝宜代我呼范為

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省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

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即愉

之世父休源從沈麟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

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

光祿大夫

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

史坐

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

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孔休源來都寓止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登

謂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到漑山池有竒礪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賭得之即迎置華林宴居殿前移石三日都下傾城縱觀時謂之到公石

盧辨素重寇雋待以師友之禮每閑暇輒詣雋燕語彌日恒云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

後周寇雋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雋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及雋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高頴在隋文帝朝任寄隆重當時莫比隋書曰高頴字昭玄勃海

孤而不名北史曰頴父賓仕東魏大統中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帝

嘗語之曰伐陳之役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
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皆被踈
絀因謂頰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
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張沛在同州時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
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張嘉貞免歸鄉里御史張循憲採訪河東薦嘉貞材
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
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只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
最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蕖之先
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
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
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
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
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
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

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
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

終亦彼謫雖
謫而名不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時七月十五日苦
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
元崇為翰長中外榮之

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穎王恃恩固求上

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李鄴侯家傳
曰時諸王請

聯句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
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
梨上曰天生此間
氣助我化無為

蕭茂挺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
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楊綰在代宗朝恩遇甚厚綰時有疾每引見延英特
許扶入綰亡後帝語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
我楊綰之速

德宗狩山南道路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陸贄不得
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
顏間太子以下皆賀

韋綬在翰林劉昫唐書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
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

中道然畏慎致傷晚
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

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

蜀纈袍覆而去唐詩紀事曰鄭絀字文明善屬文所
交皆天下名士憲宗初拜相四年罷

細守道寡欲所居不
為烜赫事以篤實稱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
方豐豔因為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
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
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

撫言
曰白

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
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
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牛竒章帥維揚日杜牧在幕中杜夜間微服狎遊公
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杜以拾遺召公以縱

逸為戒杜始隱諱公取一篋示杜皆街子輩報帖言
杜書記平善

柳公綽在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
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疑公綽禮太過
公綽曰竒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
以戎容見之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
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和魯公梁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
魯公知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

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五代史記曰和

疑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累遷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疑舉進士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質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疑同當時以為榮

王元之謫黃州日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易簡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乞以全榜諸生送於郊外上從其

請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

日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

既至則文僖遣厨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

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輝清波雜志曰思

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况其下者眾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座偉之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

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

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
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元仁宗拜趙文敏為學士承旨眷之甚厚常呼其字
而不名

有人言國史所載不宜使趙孟頫知帝曰趙子昂世
祖皇帝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在館閣典司述作傳
之後世此屬啾啾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語侍臣曰中
書每言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
給之

趙承旨或累月不至官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
寒帝特敕御府賜貂鼠裘

傷逝二十四

夫死生去來特旦暮耳而昔人傷之無乃幾於怛化
耶杜輔玄有言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窮轍以遊
亦興中途之歎况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往而不返能
無傷乎若氣機迴環逝川不息固當知之濠上耳

龔勝死

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

楚父老來弔哭甚哀

既而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

年非吾徒也

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范巨卿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

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

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

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

柩上哭別而去其

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

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

以白毋請設饌候之毋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

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毋曰若然當為爾醞酒

至日巨卿果到升

堂拜飲盡歡而別

後元伯寢疾同郡邳君章殷子徵

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

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

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

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

恍然覺寤悲歎泣下范時為郡功曹具告太守請往

奔喪便具服投其葬日范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

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

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

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

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歎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

承

徐孺子

徐稭已見

前後為群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萬里

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

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

茅為籍以雞置前啜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皇甫謐高

士傳曰徐稭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公府不詣黃死稭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

鄭玄已見聞而歎

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孔北海

孔融已見

與蔡中郎

蔡邕已見

素厚中郎亡後有虎賁

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

且有典刑

魏文帝

曹丕已見

愛楊德祖

楊修已見

才美德祖誅後帝追憶

之德祖嘗以寶劍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

修劍也

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徘徊躑躅哀歎悽

愴不能自勝

陸士衡士龍與弟軌同時遇害叅軍孫惠歎曰不意

三陸相携亂朝一朝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

難言國喪雋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悼痛如此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

卿復何為爾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衛洗馬亡謝幼輿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荀中郎亡後荀羨已見 晉中興書曰荀令則鎮淮

少者石季龍死胡中人亂羨移鎮下穆帝歎曰荀令

則王敬和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

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

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

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王文度與竺法師友善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道徽高

扇譽搯山東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

考室剡東二百里岬山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九終

于山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

年王忽見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

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王亦尋沒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太

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

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

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慟哭而去

范蔚宗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擘令出詩賦

美句擘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

為循覽悽然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

謀反誅

宗少文

宗炳已見

妻羅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

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王曇首亡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

風流頓盡

齊豫章王亡梁武哀痛敕王元長

融

為銘王作銘曰

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劉孝陵為太子中庶子俄而病卒

南史曰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

祖勛贈司空父俊散騎常侍孝陵清雅有學行工屬文仕至太子中庶子

太子與其從兄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

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

心辭章辨博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

居益者三友此寔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

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

德南史曰劉潛字孝儀祖勔父繪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即

孝儀六即孝威也

王威明王規已見亡後昭明與湘東王書曰王威明風韻

道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

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鋸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

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梁書曰蕭

繹字世誠封湘東王後即大位為世祖孝元皇帝

到長史亡昭明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充到長史遂相

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

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

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

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

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又

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

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祗悔實二三子之力

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

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物故

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

傷懷也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

曰蕭綱字世纘昭明母弟也封晉安王後即大位為太宗簡文皇帝

梁簡文為侯景幽繫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績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

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

三國典畧曰簡文為侯景所幽

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孫右軍

孫璉已見

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

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

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

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

咸以為榮

崔浩誅後睦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嘯歎曰崔公既

死誰能更容睦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

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柰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

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

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

灑泣

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携酒就之言別

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

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

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

夏侯夫好酒

北史曰夏侯夫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

與南人辛

諶庾遵江文遥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倘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裴伯茂嗜酒踈傲以傷性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

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

事實

北史曰裴伯茂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微之後也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後為廣

平王文學加中軍大將軍

柳匡道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痛惜如此

北史曰柳弘字匡道河東解人少聰穎工草隸辭彩雅贍與弘

農楊素為莫逆交除內史上士

唐太宗語房梁公

房玄齡已見

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

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杜如晦亡後帝嘗賜房玄齡黃銀帶語之曰昔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因泫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所畏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元魯山亡族弟道州

元結已見

哭之至慟或曰子哭無乃

過哀道州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東都事畧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

史德驥子也以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江鄰幾云

宋史曰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強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

以聲利為意為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嘗獻所著書召試集賢校理與蘇舜欽遊坐預
進奏院祠神會落
職監蔡州商稅
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

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

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胡瑗

字翼之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

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范文正薦官太常博士學者稱為安定先生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陳矯

語已見言語篇中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

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

記原父語也原父没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

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

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

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

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

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彭器資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有

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

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後不打這鼓

投筆而逝宋史曰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神宗用為監察御史漢陽軍吳處

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上疏論列落職知徐州初汝礪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計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房州別駕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徃徃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計至晁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救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旣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其言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四



